这顿晚餐剩下的时间几乎可以用轻松惬意来形容，或者说，是他们俩相处能达到的最舒服状态。阿列克谢比叶甫根尼能说，大部分话题都是由他起头的，但那些话题并不令人讨厌。他们聊新闻，乱七八糟的政治，关于老熟人的传闻（注一），所有的事情，除了滑冰。叶甫根尼发现自己终究是饿了，而边吃边听着阿列克谢说话并不影响食欲，，而且，**阿列克谢的声音，嗯，其实很好听**——如果不去想声音的主人是**阿列克谢**的话。

当服务员来收拾他们的桌子，阿列克谢买单的时候，叶甫根尼几乎要为点了菜单上最昂贵的项目感到抱歉了。（几乎，并不真是，阿列克谢看起来很乐意被他宰）

他们离开餐馆时天色已晚，但叶甫根尼却并不觉得冷。阿列克谢走在他前面几步，为叶甫根尼打开了车门。在叶甫根尼提出异议之前他已经消失在另一侧车门后了。叶甫根尼考虑了几秒甩上车门再重新打开以示抗议的可行性，但——他刚刚才答应阿列克谢会做好他的搭档，终究，他还是默不作声地钻进了车。

阿列克谢的**搭档**。叶甫根尼从来没有过搭档，可是现在——

他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考虑这件事。

他们默默地开车行驶了一段，接着是关于晚餐的一些简短的闲聊，直到最后，阿列克谢朝叶甫根尼的方向斜过脑袋：“明天我们能解决掉螺旋线的问题。”他的声音放松而自信。

“嗯。”叶甫根尼只是哼了一声表示赞同，而事实上他很怀疑问题真的能轻松解决。不过，只要他对这个搭档的杀心减少一些，事情总会变得容易一些吧。

在回叶甫根尼公寓的路上，阿列克谢一直在轻声哼唱着什么曲子，叶甫根尼能认出那调子，却记不起它的准确名字，应该是很久以前阿列克谢滑过的音乐。当阿列克谢把车停到路边的时候叶甫根尼已经开始打瞌睡了，阿列克谢拍拍他的肩膀，成功地让他惊醒过来。

“晚安。”阿列克谢说，月光下，叶甫根尼仅能辨识出他微笑的轮廓。

“晚安。”叶甫根尼回到，突然觉得有些尴尬，（为了掩饰）他转过身去摸索着车门把手，“谢谢——为了晚餐。”他自己打开了车门，滑出门外。

在他背后，阿列克谢说：“明天见。”而叶甫根尼在关上门之前朝他点了点头。

叶甫根尼那天晚上睡得不好。

淋浴的时候他还在脑袋里回想着节目的编排，重复其中的步骤，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电视，然后早早上床了。比起长时间以来的混沌状态，他的思绪似乎清晰了许多。睡意很容易地包裹了他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他跌入了梦乡。

一开始他梦见的，是在盐湖城，他们以双人滑选手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。他们都穿着银色的服装，明亮灯光下璀璨的冰场是等待他们的舞台。阿列克谢用双手稳稳地托举起他，接下来又揽住了叶甫根尼的腰(拜这段时间所赐，叶甫根尼对来自这双手的温度已经该死的太熟悉了)，叶甫根尼被抛了出去，四周干净利落的空中旋转，很棒，但是落地的时候，叶甫根尼的冰刀侧滑了，他狠狠地摔倒在冰上，无法再爬起来。

阿列克谢继续出色地完成了剩下的节目，独自一人，当他将那个不存在的搭档高高举起时，观众们在欢呼。

当整套节目结束后，阿列克谢滑向叶甫根尼，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微笑并仁慈地送给他一块金牌。叶甫根尼开始清醒，手指深深地绞结在床单里，他花了几分钟才意识到，他并不是抓着阿列克谢的手。

他翻了个身，揉了揉眼睛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说服自己放松下来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

他再一次入睡，这次他梦见了一个熟悉的酒店房间，那是在几年以前，在盐湖城奥运会之前，**在那里阿列克谢第一次吻了他。**

**（那时他们在争吵），阿列克谢冲着他大喊，说着他多么令他厌恶，说着叶甫根尼不配得到的一切。叶甫根尼被激怒到几乎不能说话，这种无法遏制的怒火令他不自觉地颤抖着，当阿列克谢终于停止说话开始喘气时，叶甫根尼骤然冲上去，抓住阿列克谢衬衣的前襟，狠狠地瞪着他的脸，说：“我恨你。”语气中带着他能展示的最大恶意。**

**阿列克谢看起来有几秒的震惊。叶甫根尼瑟缩了一小下，然后考虑是不是要狠狠给他一拳，但是在他能做出决定以前，阿列克谢已经抓住他，把他向后推到了墙上。**

**“我也恨你。”阿列克谢咬牙切齿地蹦出这句话，声音破碎。叶甫根尼把头扭向一侧，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挨打了。阿列克谢的一只手扭着叶甫根尼的衣领，把他钉在墙上，他压得太紧，叶甫根尼根本无法反抗。而阿列克谢另一只手收了回来，手指迟疑地扭曲着。叶甫根尼咬紧了嘴唇，不让自己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畏缩。**

**在沉默中对峙了一阵，阿列克谢放下了手，转身离开。终于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叶甫根尼深吸了一口气，舔舔嘴唇，试图说些什么，说一些嘲讽的，残酷的话。因为他宁愿挨阿列克谢打，也不愿在争吵中落了下风。但是他什么都没能说出来，因为阿列克谢只走了两步就停下，猛然转身，再次抓住了他。把叶甫根尼推拒他的双手按到一边，喘着气，把自己的嘴唇压在叶甫根尼的唇上。**

**那一瞬间叶甫根尼忘记了呼吸。**

**阿列克谢大概只吻了他几秒钟，这个尴尬混乱的吻似乎索求着什么却又不确定，接着他退后了一步，放开了叶甫根尼。后者正盯着他，头脑一片空白，陷入了震惊的沉默中。阿列克谢看起来和他一样纠结，因为他眼睛睁大，满脸通红。叶甫根尼张开了嘴，却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。**

**“我恨你。”阿列克谢又重复了一遍，语气里带着点疯狂，就像他正努力说服什么人相信这一点，也许他想说服的只有他自己。他抬起袖子按住了自己的嘴（注二），飞快地瞥了叶甫根尼一眼，转身跑出了门。**

**叶甫根尼深喘了一口气，浑身颤抖。**

然后他醒了。

叶甫根尼感觉恐慌和呼吸困难，他擦了擦眼睛，在床上坐起来，试图把那些记忆都赶出脑海。如果阿列克谢知道他还记得，他们的第一次（亲吻），在叶甫根尼十八岁生日那天，那次比赛，那个酒店的房间……

阿列克谢会记得吗？

阿列克谢会像他一样记得这些吗？

叶甫根尼把脸埋到自己的胳膊里，深呼吸，试着忘掉这一切。在黑暗里他感觉精疲力竭，他的胃不舒服地扭结着，恶心的感觉压倒了一切。

不，不，不是现在。

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一起工作，可能时间要长那么一点点。

他们“只是”要成为**搭档**。

他妈的。

叶甫根尼爬了起来，喝了一杯水，用手理了理头发。接下来的半小时他都在心烦意乱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他考虑要不然现在就给阿列克谢打电话，告诉他自己没法和他搭档。（注三），但是，他压根就没有阿列克谢的号码。他想要不要联系他们的协调员，他差点就直接给米申打电话了，但是，米申……

米申会因为他（的退缩）感到耻辱，不是吗？

但他又总是在想，如果米申知道了这件事，这件他从未告诉自己教练的事，（他不告诉米申）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值得在意的事，从来不是……

但如果米申真地知道了，他现在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

这些问题把叶甫根尼弄得精疲力竭，迷迷糊糊，却很难再度入睡，他用近乎窒息的方式把自己埋到枕头里，试图再也不去想任何事情。

他在第二天的训练中摔倒了。

这次确实是他自己出了问题，跟阿列克谢无关。在半空中他的跳跃动作就已经变形，使得落冰角度完全错误，他的冰刀边缘斜着擦过冰面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滑倒，撞上了场地围墙。撞击不是很严重，但也足以让他有一会儿没法自己爬起来，他用手掌撑着冰面，想看看冰面是否还坚固。

才这一会儿的功夫阿列克谢已经追了过来。“热尼亚！”他叫着叶甫根尼的昵称并在他身边蹲了下来。叶甫根尼摇了摇头，同时听见了他们教练在场地另一边的喊声，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脚站起来。

阿列克谢用手臂圈住了叶甫根尼的腰（也许在后者看来这个动作完全没有必要），扶着他站起来，轻柔地带着他滑向出口。“你还好吗？告诉我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焦急。

“还好。”叶甫根尼低声回答。他没有伤到脑袋，在撞上墙的时候背部承受了大部分冲击力。他身上的瘀伤其实来自于之前摔在冰上的时候。现在他感到的更多是麻木而非疼痛。

阿列克谢把他拉到了长凳那里，让他坐下，他的胳膊仍然搂着叶甫根尼的肩膀。在这工夫里，他们的教练已经赶了过来，询问着叶甫根尼的情况，“他说他感觉还好。”阿列克谢回答，米申瞪了他一眼，那目光足够烧熔冰场了。（注四）

“热尼亚，”米申问他，同时不屑一顾地推开阿列克谢放在叶甫根尼肩膀上的手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叶甫根尼答道，低下头装做是清理自己裤子上沾的冰屑：“我把注意力都用来想螺旋线了，忽视了跳跃，是我不够专注。”

米申哼了一声，退后了一点，拍拍叶甫根尼的肩膀：“再来一次，专心点。”

叶甫根尼点点头，他的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。在一夜的无眠以后他累得几乎无法思考，但他努力地掩饰着这种疲倦，他可不希望他们再来探究自己为什么会失眠。

阿列克谢也站了起来，向叶甫根尼伸出他的手，后者不太情愿地接受了，任阿列克谢把他拉了起来。

破天荒地，阿列克谢看了一回场合，他一直等到他们滑到了冰场中央，确定别人听不到他们的对话，才再一次问道：“你真的没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叶甫根尼努力抑制着快要达到极点的烦躁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一次摔倒就能要了他的命？

“因为今天一整天你都没有直视过我的眼睛，”阿列克谢静静地继续道，皱着眉头，就像他没有听到叶甫根尼的回答，“我想，是不是昨晚……”

“我只是有点累。”叶甫根尼打断了他：“行了吗？我就是有点累，只是这样。来吧，我们再来一次。”

注一: 提起熟人就忍不住想吐槽，这两只共同的熟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不知道每每当夹心饼的时候都是怎么对付这对500的，想起sasha哥那神秘地缄口不言……

注二：晏春：无力吐槽……你才是强吻的一方好吗

注三：这里是指做不了“好搭档”吧？想起后文里面对换搭档的反应，笑死了。

注四：翻到这里我浮想联翩，通常充满爱的目光才会被叫做炽热的目光吧，晏春说充满怒火的目光也是炽热的，但这里又觉得并不是单纯的愤怒，毕竟后文里还有那个微笑。爱深恨切的米头啊，叹气。最后只好根据前后文意译了。和晏春讨论这里，晏春说：那啥，父亲总是对觊觎着自己女儿的小子格外警惕的！（米申：明明是两个老婆）